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阁楼

□笑语 文/图

母亲已做好了午饭，父亲却还没有回来。母亲叫我去找他，说他可能又在河边的邮亭里看书。

自从父母进城居住后，父亲每次出了门，都会流连在书店、图书馆或邮亭里，而忘了时间。邮亭离父母居住的房子不远，五百米左右。邮亭前有一棵茂盛的荫香树。父亲果然端坐在大树下，一个人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埋头读着一本杂志。微风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。树叶在窃窃私语。父亲静坐如禅。

父亲专注读书的影像，从小就刻在我的心里，影像的背景是父亲的阁楼。

父亲的书架放在家里的阁楼上。一个简易的木书架，靠墙而立，共有五层，上面摆满了图书。旁边几个大纸箱子，也装满了书。在村里，这是我家唯一的骄傲。

阁楼的屋顶上有两块玻璃瓦，阳光透过明瓦，照在阁楼上，给阁楼带来了光明，图书被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墙上的水泥花窗，时时送来凉爽的风，带着田野的气息，混合着书的墨香。那时我想，这个味道一定是父亲最喜欢的。因为父亲几乎把他所有的空闲，都留给了阁楼，把自己圈在书堆里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

父亲读书时，夏不知热，冬不知寒；不知肚饿，不知疲倦。仿佛忘记自己是个凡夫肉身，忘记红尘苦多。父亲人生坎坷，命运多舛，怀着一肚子才学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。他向泥土诉说他的梦想，可是泥土不语。只有他亲爱的书，才懂得他内心的悲愤和苦痛，给他精神慰藉，伴他穿越坎坷和黑暗。



■“七一”特稿

传承

□董力军 文/图

7月19日，是我的父亲92岁生日。

父亲少年时当过壮丁，后又投诚解放军三兵团十军服役，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始终追随至今。记得从小学起，老人家就常常教育我们，好好学习，积极加入少先队，做一名党的好孩子。半个多世纪逝去，耳边的谆谆教导，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抹去一丝痕迹……

工作后，父亲督促我们向党组织靠拢，别在前进的道路上偏离了方向，他常说：“工作，一定要认真负责；做人，一定要光明磊落”，如今，看到现在“溜须拍马”的诟病，又加了一条“不卑不亢”的训律。

虽然父亲没什么文化，但是，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告诉他，跟党走是一条明智而正确的阳光大道！在他老人家的耳濡目染下，大姐、小弟和我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很优秀。我曾就职过几家单位，也许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吧，工作严谨认真，性格刚毅不阿，许多领导和同事都曾问我：“您曾经当过兵？是军人世家？”我坚定而自豪地答道：“是的，父亲曾是军人。”

有的同事揶揄地说我：“你总是精神饱满，活力四射，宛如纯真无邪的小青年，哪像一位深秋萧索年近六旬的糟老头呀？”我用父亲的家训回答道：“工作要像一团火认真负责，下班要多学习文化，充实因‘运动’而耽误的知识。”

是的，家训影响了我的一生，我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：“孩子带出去的都是家长的影子。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■青春岁月

最好的时光

□许会敏 文/图

坦白说，我和老徐虽是同班同学，可是在读书时，因为座位离得远，所以接触并不多。直到一起进工厂实习，并被分在了同一小组以后，才算真的熟悉了。

可是性格开朗、活泼好动的我，实在是不太喜欢有点蔫的老徐。平日里跟他一起工作或者相处，我就一个感觉：闷。不过，我发现老徐对我却越来越关注了。从早晨一起坐上通勤车开始，他的好就细细密密地包围着我。外面天气的冷暖，我的情绪好坏，全都是他操心的范围。而我没有立刻pass掉他，是因为在我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找不到响应者的时候，老徐永远是那个呼之即来的玩伴。

那段时间，是他和我一起到树林里捡落叶、堆雪人；是他在我不聊时，为了不被厂门口的查岗者发现，帮我翻墙进去；是他在我不聊时，毫无怨言地陪我看电影、坐摩天轮。这点点滴滴的温情，就像润物无声的细雨，慢慢浸透了我的心……自始至终老徐都没说过爱我，也没表现出非我不娶、要死要活的样子，可我却越来越离不开他了。

毕业的钟声敲响时，我和老徐因为地域的关系，被分在了相聚80公里的两家工厂，导致这刚刚闪烁出星星之火的爱，没机会烧成燎原之势便戛然而止了。当老徐帮我把行李送上火车、挥手告别的时候，我真没觉出有什么百感不舍、撕心裂肺的感觉。

对他的想念，是随着身边有男生开始追我而越来越强烈的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老徐已经把那棵叫做“爱情”的树，不动声色地根植在了我的心里。无论它是安静伫立，还是摇曳生姿，都已经成了一道无人可替代的风景。我



就这样爱上了他。当我鼓起勇气出现在老徐面前的时候，在他脸上看到了若狂的惊喜。

两年后的秋天，我做了老徐的新娘。此后18年，我们携手在清苦岁月里节俭度日，在矛盾与困顿中大声吵架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对方，用自己兜里的钱给彼此买衣服，宁肯自己吃差的、穿旧的。虽然那句“我爱你”，内敛的老徐始终没说过，但一起走过的日子已经让我们血肉相连。

尽管在这个过程中，敏感而脆弱的我也气恼过、失望过、伤心过，甚至后悔过，却从没想过要放弃。无论老徐是不是最好的男人，但他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是最适合我的。除了与他同甘共苦到白头，我真没想过别的。我们一直在不断的磨合与修正中成长、成熟，渐渐懂得了相互理解、包容、承担与珍惜之后，庆幸坚守到了今天。

如今的我们很幸福，不仅因为曾对生活肩负的责任，还有对未来自来美好的憧憬。



■图片故事

一只白手套

□霍巍/文 邱连红/图

炎炎夏日酷暑难耐，路人行色匆匆，时而停住脚步的也只是举着手机回信息的靓妹和帅哥。每天从那穿着橘黄色工作服的环卫清洁员老张身边走过，都有些不解，这么热的天，所有防暑装备都要全副武装就算了，而他老是右手戴着一只白色的手套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开始以为他的手上有伤，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其中的原因。

那是一个早高峰来临的前夕，主路辅路交通情况基本饱和，只有他“东躲西藏”拿着簸箕和扫把在道路中穿行，十分显眼。习惯性的我又多看了他一眼，发现老张在树坑周边扫了扫什么，然后如获至宝般用手把什么东西放进了簸箕里，迅速离开又奔向下一个树坑，动作和步调是如此的娴熟和一致。

我的好奇心陡升，靠近老张的时候，他正好在树坑里捡起一个白色的东西放进簸箕里，我调侃地对老张说：“捡到什么东西了老张。”他抬起头看看我说：“哎！小伙子，来啦！”老张没有多说又奔向下一个树坑，我加快脚步跟了过去，老张在树坑里扫了扫，蹲下身子，用那只“白色手套”在树坑里扒拉两下，抓起了很多树叶和碎纸，转身放进簸

箕里，我快速抓住老张那个戴着手套的“神器”，说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老张？”他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臭小子！今天垃圾比较多，没时间和你唠。”当我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时，他已经消失在早高峰的人群里。

后来我将这件事说给了保洁站站长听，大姐一脸地无奈说：“这是我们环卫工人必修课，这一段小商小贩太多，晚上还有小摊，垃圾很多量又太大，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工作进度，才能完成任务，一线的保洁员基本都是这样，老张平均一周就抓坏一只手套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经常遇到呕吐的分泌物、狗狗的粑粑、擦过脏东西的白色垃圾，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

第二天见到老张我什么也没说，跟在他的后边默默地走了几个树坑。看着老张的背影，我不禁想到，环卫工人每天佝偻着腰与垃圾和灰尘打交道，他们灰头土脸，可是，他们是这个城市最可爱的人。他们的背影，我们不能遗忘。正是他们，用自己的努力让大街小巷变得干净整洁。正是他们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整洁的城市。我们不光要为那些轰轰烈烈的大善点赞，更要懂得为那些平凡付出、不辞辛苦的普通人点赞。